

新 月

第 一 卷 第 三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七 年 五 月 十 日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三號



新月書店出版之小說

阿麗思中國遊記	少年哥德之創造	再版 瑪麗瑪麗	再版 留西外史	花之寺	小雨點	聖徒	再版 柑
沈從文著	西邊譯	徐志摩合譯 沈性仁	陳春隨著	凌叔華著	陳衡哲著	胡也頻著	沈從文著
下月出版	甲種七角五分 乙種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五分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五分	實價五角



江小鶴作

伊卜生畫像

若選久嫺新彈詞

鄧以鑒譯

實價一角二分
現已出讀

「若選與久嫺」是莎士比亞的傑作之一，其中的「國會」一場，尤其膩媚綿綿，令人百讀不厭。現由鄧以鑒先生用彈詞的新調，把有情人的心曲極委婉的表現出來，花前月下，人手一編，相與共讀，鄧末莎翁名劇的流風餘韻，一定更可以叫我們倍增快樂。加之這本小書印刷讀良，插圖珍貴，裝訂美麗，拿它做餽贈的禮品，尤其讀雅別致。

上海望平街 新月書店 發行

新 月 書 店 出 版

國 劇 運 動	余上沅編	實價五角五分
歐 羅 巴 的 藝 術	秋 郎 著	實價三角五分
白 話 文 學 史	胡 適 著	甲種一元六角 乙種一元三角
小 青 之 分 析	潘光旦著	實 價 五 角
左 傳 真 偽 攷	陸侃如譯	實價四角五分
國 民 外 交 常 識	陳耀東著	下 月 出 版
中 國 之 家 庭 問 題	潘光旦著	甲種九角五分 乙種八角
人 文 生 物 學 論 叢	潘光旦著	實價六角五分
蘇 俄 評 論	世界室著	實價五角五分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胡鴻劇譯	實價六角五分

新月書店出版章程

甲 抽版稅辦法

- 一、稿件去取由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定之
- 二、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之
- 三、版權歸作者保留但發行權則歸本店
- 四、最先二千部版稅由審查委員會酌定以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計算此後每二千部增加百分之十以加至百分之二十五爲止

- 五、支付版稅於本書出版後每四個月結算一次
- 六、作者如欲預支版稅得與本店協商但其數目不得過每版版稅總數四分之一
- 七、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過此數時作六折計算所取之書概無版稅
- 八、印刷方面如作者須特別講究而定價不能過高或不易銷售者其版稅另議
- 九、作者如因特別原因欲取回原書時須得本店同意且須遵守下列二項

A 須待已印之書銷完

B 須算還排版及打紙版之費用紙版由作者收回

乙 賣版權辦法

- 一、書稿交來後須經本店編輯部稿件審查委員會審定去取
- 二、稿件得由本店商同作者刪改之
- 三、書籍由本店發行版權即歸本店所有
- 四、稿費每千字自三元至八元（但曾經發表過之稿件其稿費得酌量減少）由審判委員會酌定之

- 五、稿費支付日期由作者與本店商定之
 - 六、書本大小格式定價及郵政等概由本店規定之但作者亦得參加意見
 - 七、本書出版時每版送作者十部作著購買本書按六折計算
- （附註）本章程得隨時修改之

通訊處

上海

法租界
華龍路

新月書店編輯所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三號

目錄

伊卜生畫像.....	江小鶴
一個行乞的詩人.....	徐志摩
伊卜生的藝術.....	余上沅
「羅斯麥的家庭」之一景.....	戈登克雷
伊卜生的思想.....	張嘉鑄
廬山遊記.....	胡適
德日民族性相肖說.....	潘光旦

卞昆岡

徐志摩
陸小曼

哈代塑像

優力味齊

見哈代的四十分鐘

郭有守

詩

哈代八十六歲誕日自述

徐志摩譯

回來

聞一多

殘春

徐志摩

雲雀曲（雪梨）

李惟建譯

塑像

梅 樂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西京通信（幾種並不科學的統計）

西 澄

一個行乞的詩人

徐志摩

1.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H. Davies
2.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 Tramp
3. Later Days
4. A Poet's Pilgrimage

(一)

蕭伯訥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收到從郵局寄來的一本詩集，封面上印著作者的名字，他的住址，和兩先令六的價格。附來作者的一紙短簡，說他如願留那本書，請寄他兩先令六，否則請他退回原書。在那些日子蕭先生那裏常有書坊和未成名的作者寄給他請求批評的書本，所以 he 接到這類東西是不以為奇的。這一次他却發見了一些新鮮，第一那本書分明是作者自己印行的，第二他那住址是倫敦西南隅一所碩果僅存的「佃屋」，第三附來的短簡的筆致是異常的秀逸而且他那辦法也是別致。但更使蕭先生奇怪的是他一著眼就在這集子小詩裏發見了一個真純的詩人，他那思想的清新正如他音調的輕靈。蕭先生決意幫助這位無名的英雄。他做的第一件好事是又向他多買了八本，這在經濟上使那位詩人立時感到稀有的舒暢，第二是

他又替他介紹給當時的幾個批評家。果然在短時期內各種日報和期刊上都注意到了這位流浪的詩人，他的一生的概況也被露了，他的背影也登出了——他的地位頓時由破舊的佃屋轉移到英國文壇的中心！他的名字是惠廉苦微士（Will Davies）。

（二）

苦微士沿門托賣的那本詩集確是他自己出錢印的。他的錢也不是容易來的。十九鎊錢印得二百五十冊書。這筆印書費是做押款借來的。苦微士先生不是沒有產業的人，他的進款是每星期十個先令（合華銀五元），他自從成了殘廢以來就靠此生活。他的計畫是在十先令的收入內規定六先令的生活費，另提兩先令存儲備作印書費，餘多的兩先令是專為周濟他的窮朋友的。他的住宿費是每星期三先令六（在更儉的時候是二先令四，在最儉的時候是不化一個大，因為他在夏季暖的時候就老實借光上帝的地面，在涼爽的樹林裏或是寬大的屋檐下寄托他的詩身！）但要從每星兩先令積成二三十鎊的巨款當然不是易事，所以苦微士先生在最後一次的發狠決意犧牲他整半年的進款積成一個整數，自己蹺了一條木腿，袋了一本約書，不怎樣樂觀却也不絕望的投向蕩蕩的「王道」去。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也是最辛苦的一次流浪，他自己說：——

「再下去是一回奇怪的經驗，無可名稱的一種經驗；因為我居然還能過活，雖則我既沒有勇氣討飯，又不甘心做小販。有時我急得真想做賊；但是我沒有得到可偷的極

會，我依然平安的走着我的路。在我最感疲乏和饑慌的時候——我的實在的狀況益發的黑暗，對於將來的想望益發的光鮮，正如明星的照亮襯出黑夜的深蔭。

我是單身趕路的，雖則別的流氓們好意的約我做他們的旅伴，我願意孤單因為我不許生人的聲音來擾我的清夢。有好多人以為我是瘋子，因為他們問起我當天所經過的市鎮與鄉村我都不能回答。他們問我那村子裏的「窮人院」是怎樣的情形，我却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進去過。他們要知道最好的寓處，這我又是茫然的因為我是寄宿在露天的。他們問我這天我是從那一邊來的，這我一時也答不上；他們再問我到那裏去，這我又是不知道的。這次經驗最奇怪的一點是我雖則從不看人家一眼，或是開一聲口問他們乞討，我還是一樣的受到他們的幫助。每回我要一口冷水，給我的却不是茶就是奶，吃的東西也總是跟着到手。我不由的把這一部生活認作短期的犧牲，消麼去一些無價值的時間為要換得後來千萬個更舒服的；我祝頌每一個清朝，它開始一個新的日子，我也拜禱每一個安息日晚上，因為它結束了又一個星期。

這不使我們想起舊時朝山的僧人，他們那皈依的虔心使他們完全遺忘體膚的舒適？苔徹士先生發見流浪生活最難堪的時候是在無蔭蔽的曠野裏遇雨，上帝保佑他們，因為流浪人的行裝是沒有替換的。有一天他在台風的鄉間檢了一些麥柴，起造了一所精緻的，風侵不進，露零不着的臨時公館，自幸可以暖暖的過一夜，却不料

「天下雨了。在半小時內大塊的雨打漏了屋頂，不到一小時這些雨點已經變成了洪流。又祇能耐心耽着，在這大黑夜如何能尋到更安全的蔭蔽。這雨直下了十個鐘頭，我簡直連皮張都浸透了，比沒身在水裏乾不了多少——不是平常我們叫幾陣急雨給零潮了的時候說的「浸透了皮。」我一點也不沮喪，把這事情只看作我應分經受的苦難的一件。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在露天選了一個行人走不到的地點，躺了下來，一邊安息，一邊讓又熱又強的陽光收乾我的潮濕。有兩三次我這樣的遭難，但在事後我完全不覺得什麼難受。

頭三個月是這樣過的，白天在路上跑，晚上在露天寄宿，但不幸暖春的夏季是有盡期的，從十月到年底這三個月是不能沒有蔭蔽的。一席地也得要錢，即使是幾枚銅子，苦徵士先生再不能這樣清高的流浪他的時日。但高傲他還是的，本來一個殘廢的人，求人家幫助是無須開口的，他祇要在通衢上坐著，伸着一隻手，錢就會來。再不然你就站在巡警先生不常到的街上唱幾節聖詩，滾圓的銅子就會從住家的窗口胡蝶似的向着你撲來。但我們的詩人不能這樣折辱他的身分，他寧可忍凍，寧可挨餓，不能拉下了臉子來當職業的叫化。雖則在他最窘的日子，他也只能手拿着幾副鞋帶上街去碰他的機會，但他沒有一個時候肯容自己應用乞丐們無恥的慣技。這樣的日子他挨過了兩個月，大都在倫敦的近郊，最後為要整理他的詩稿他又回到他的故居，虧了舊時一個難友借給他一鎊錢，至少寄宿的費用有了着落。他的詩

集是三月初印得的，但第一批三十本請求介紹的送本只帶回了兩處小報上冷淡的案語。日子飛快的過去，同時他借來的一點錢又快回了，這一失望他幾乎把辛苦印來的本子一起給毀了！最後他發明了寄書求售的法子，拚着十本裏賣出一兩本就可以免得幾天的凍餓，這才蒙着了蕭先生的同情，在簡短的時日內結束了他的流浪的生涯。

(三)

但這還只是苦微微先生多曲折的生活史裏最後的一個頓挫，最逼近飛昇的一個盤旋。在他從家鄉初到倫敦的時候，他雖則身體是殘廢，他對於自己文學的前途不是沒有希望。他第一次寄稿給書舖，滿想編輯先生無意中發見了天才竟許第二天早上就會趕來求見他，或是至少，爽快的接受他的稿件，回信問他要預支多少版稅。他的初作是一篇詩劇，題目叫「強盜」。郵差帶回來的還是他的原稿，除了標題，竟許一行都不會激覽！他試了又試，結果還是一樣，只是白化了郵資，污損了稿本。他不久就發見了緣故。他的寓址是乞丐收容所的變相，他的題目又不幸是「強盜」，難怪深於世故的書店主人沒有敢結交他做朋友！但是他還得嘗試。他又脫稿了一首長詩，在這詩裏他薈集了山林的走獸，空中的飛禽，甚至海底的魚蝦，在一處青林裏共同咒罵人類的殘忍，商量要秘密革命，乘黑夜到隣近的一個村莊裏去謀害睡夢中的居民！這回他聰明了另換了不露形跡的地址，同時寄出了兩個副本，打算至少一處總有希望。一星期過去沒有消息，我們的作者急了，不為別的，怕是兩處同時要定了他的

非常的作品。再等了幾天一份稿件回來了，不用，那一份跟着也回來了，一樣的不用。苦微士先生想這一定是長詩不容易銷，短詩一定有希望，他一坐下來又產生了幾百首的短詩，但結果還是一樣的爲難，承印是有人了，但印費得作者自己担負。一個靠銅子過活的如何能拿出幾十個金鎊？但爲什麼不試試知名的慈善家？他試了。當然是無結果。他又有了主意，何妨先印兩千份一兩頁的「樣詩」，買三個辦士一份，自己上街兜賣去，賣完了不就是六千個辦士，合五百個令令，整整二十五個金鎊，恰巧印書的費用！但這也得印費，要三十五先令，他本有一些積蓄，再熬了幾星期的餓，這一筆款子果然給湊成了。二千份樣詩印了來，明天起一個大早，滿心的高興和希望，苦微士先生抱了一大捲上街零售去了。他見了人就拉生意，反復的說明他想印書的苦裏，請求三辦士的幫助。他走了三十家，說乾了嘴，沒有人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也沒有人理會他，一本也賣不掉！難得有一半個人想做好事，但三辦士換一張紙，似乎太不值得了。詩，什麼是詩？詩是幹什麼的？你再會說話他們還是不明白。最後他問到了一所較大的屋子，一個女傭出來應門。他照例說明他的來意，那位姑娘瞪大了眼望着他。「瑪麗，誰在那裏？」女主人在樓梯上面問。她回說有人來買字紙的。「給他這個銅子，叫他去吧」，一個銅子從樓梯上滾了下來。苦微士先生到手了一個銅子，但他還是夾着瑪麗拿這張紙給她主人看。竟許她是有眼光的，竟許她賞識我，竟許她願意出錢替我印書，誰知道！但是樓梯上的聲音更來得響亮而且凶狠了：「瑪麗，不許拿他什麼東西，你聽

見了沒有？」在幾秒鐘內苔微士先生站在已經關緊的門外，掌心裏托着一個孤獨的辨士！得，餓了肚子跑瘦了腿說乾了嘴才到手了一個銅子，這該幾十年才募得成二十五個金鎊？而況回去時實在跑不動了還得化三辨士坐電車！苔微士先生一發狠把二千份的樣詩一口氣給毀了，一頁也沒有存。

（四）

爲了這一次試驗的損失，苔微士先生爲格外節省起見遷居到一個救世軍的收容機關。他還是不死心，還是想印行他的詩集。這回的靈感是打算請得一張小販的執照，下鄉做買賣去。這樣生活有了着落，原來每星期的進款不是可以從客積聚起來了嗎？況且販賣鞋帶針鑿鈕扣還難說有可觀的盈餘。這樣要不了半年工夫就可以有辦法。苔微士先生的眼前著實放了一些光亮。但要實行這計畫也不是沒有事前的困難。第一他身上這條假腿，化他十幾鎊錢安上的，經了兩三年的服務早已快裂了，他那有錢去另買一條腿？好容易他探得了一處公立的機關，可以去白要一隻「錐脚。」但這也有手續。你得有十五封會員的薦信。苔微士先生這回又忙着買郵花 信了。在六星期內他先後發了一百多封信（這是說化了他一百多分郵花外加信紙費），但一半因爲正當夏天出門的人多他得到的回信還是不夠數。在這個時候一個慈善機關忽然派人來知照他說有人願意幫他的忙。他當然如同奉到聖旨似的趕了去，但結果，經過了無數的手續，無數的廢話，受了無數的悶氣，苔微士先生還是苔微士先生！不消說那